

朝圣者

文/[俄罗斯]玛格丽特·斯米尔诺娃 谢尔盖·卡兰达绍夫

米哈伊尔·科诺瓦尔丘克

译/罗佼



叙述者 我记不清在我开始听到声音之前是怎么样的。我并不害怕听到那些声音,我只是把它们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瓦迪克朝客厅看了一眼,妈妈正在用钢琴给一个又高又瘦、留短发、发色红里透黄的女人伴奏。

叙述者 妈妈……妈妈永远是这样,培养别人的音乐听觉,不吝牺牲自己的。

伊琳娜回过头,对儿子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关上门,不要打扰。瓦迪克走向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

叙述者:这就是我……借助手边的工具,研究外部世界的结构。

房间的窗户旁,瓦迪克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对面医院大楼的窗口,一个年轻的护士正在换衣服。

声音:……意大利真丝内衣,攒了两个月的钱,两个月没上饭馆……

叙述者:我曾竭力想知道这些声音到底藏在哪里,好像开始猜出所以然了。

声音:戴着白色帽子的白色身影站着,站着……用锯子锯开,用刀子切除。停,不再转来转去,直直地转过身。

瓦迪克的手翻动费多尔的日记。

叙述者 那时候,我压根儿没有细想,即便现在,读着他的日记,我也难以完全

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当时会发生那些事。但是,若不是费多尔……

芬兰战争时期建筑的地堡。里面又冷又潮。

费多尔蹲在铁皮油灯旁,灯光昏暗摇曳。他在读阿瓦昆¹大主教的自传节选。费多尔:“我被锁上链子扔进这黑屋子,三天了,没有吃,没有喝,没有人来看我,只有老鼠和蟑螂为伴,蟋蟀在鸣叫,还有多不胜数的跳蚤。到第三天有点儿饿,晚祷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不知是天使,还是人,是天使,还是人……”

费多尔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

绵密、浓稠的静寂,只有油灯的火头噼啪作响,随着穿堂风左右摇摆。建于芬兰战争时期的破旧的地堡一点儿也不保暖,石板间的缝隙虽然露出青苔和破布头,还是透风。萨罗夫的圣塞拉芬²的圣画像借着灯火的反光在黑暗中泛出蓝色。圣画像中,圣者跪在石头上祈祷。

费多尔费力地站起来,走向黑暗的角落。

* 本文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2006年第4期。

——编者

黑暗中,什么东西发出了丁当的响声。费多尔将一条笨重的、久经岁月洗礼而发乌的铁链挂在天花板下,然后开始将链条缠绕在身上。

他像登山运动员一样试了试铁链的结实度。

从近处看,费多尔的动作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

体操运动做完了,费多尔在铁链环绕中凝然不动。

现在他看上去像一只忧伤的鸟儿停在树梢。

声音:

“消瘦成竹竿,因寒冷而夜不成寐。”

“肚子里像猫在抓,脑袋嗡嗡地响。”

费多尔就像一只老鼠,和一群蜘蛛一起待在铁罐里的老鼠。

他浑身筋疲力尽,连牙齿也无力战斗了。将脸埋进编织粗陋的毛衣领口。

伴随着令人惬意、陶醉的丁当声和如同神灵显圣前那样明亮、闪烁、变幻的光芒,费多尔被诱入梦乡。费多尔含笑入睡。

叙述者:以前的费多尔悠然过着自己的生活,像大家一样生活,他总在想,五年后、十年后会怎么样……

动画,费多尔从前的生活

费多尔兀自站着,抽烟。一个美丽非凡的芭蕾舞女演员向他奔来,后面跟着一辆加长的“凯迪拉克”婚车,岳母——女演员的母亲——已经坐在车上催促。“走吧!”她喊道,“走吧!”

随后,费多尔已经坐在富丽堂皇的房子旁,仍在抽烟,他的孩子们在房子周围奔跑、嬉戏。

叙述者:等到有一天他死了,会怎么

样?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想到这里,费多尔感到迷惘,他难以想象怎么会这样,什么也没有了?……或许,正因为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才会发生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费多尔一时之间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刹那间一切都坍塌下来,陷入黑暗。有人在尖叫,火焰燃烧,发出噼啪声。

叙述者:在噼啪声和尖叫声中,他突然清楚地听见:“你说得对,费多尔,什么也没有了。”“我该怎么办?”费多尔问。

瓦迪克的声音:快泼水,费多尔,泼水!……费多尔,请你泼水!

费多尔大叫一声,醒了过来。过了一阵他才醒悟过来:自己挂在铁链上。

寂静如斯,令人忍不住想说点儿什么来填满这沉寂,让他不要沉沉入睡。

费多尔高声唱了几句,想暖暖身子,但是就连他自己也被突兀、走调的歌声吓了一跳。

歌声在地堡的混凝土墙角引起回声,待回声停息,四周再度陷入沉寂。

费多尔瞪大眼睛望向黑处,竭力与困意搏斗。意识渐渐模糊,他再次听到丁当声,感觉到惬意的摇晃。

费多尔挂在铁链上,头耷拉在胸前,他睡着了。

他的呼吸吐出白气。

声音:

“你要死了。”

“小声点儿,小声点儿,老大爷来了。”

一双老人的手麻利地将费多尔肩膀上的铁链解开。

费多尔的身体毫无知觉地坠落在地。

那双手将他拖到墙角的炕台上,盖上

一件破衣服。找到一本漆布面本子,打开。

一个穿着修士长袍、罩一件暖和的紧腰长外衣的老人将本子挪近灯光。这是一本斜格练习本。

那双手翻动本子,直到日记的最后一页。

费多尔发出轻细的鼾声。睫毛微动。老人将本子举到眼前。

费多尔的日记

我觉得,什么也不会再有了。唯有忧愁,从那时起再也未曾离去。虽然痛苦,却还是想睡觉……太可怕了,如果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

一辆载满朝圣者的巴士开往季赫文修道院,他们去参拜圣像,结果出了车祸。

我到底想要什么?……神灵显圣?!

老人从本子上移开目光,看着费多尔。昏暗中看不清老人的面容。只看见他炯炯的愉快的目光。

伊拉里昂:睡吧,现在多睡一会儿,傻瓜……

天气是雨夹雪。费多尔躬身在灌木丛中采荨麻。地堡周围的荨麻都被吃光了,只剩下秃立的茎秆。

费多尔将两把荨麻放进装有水的铝锅内,撒入一些云杉叶、幼芽、橡果。

第一根火柴灭了,没有点燃柴火。费多尔打开火柴盒,里面只剩一根。他从锅里拿起一颗橡果,嚼了起来。专注地咀嚼。厌恶地将橡果吐掉。从火柴盒里取出火柴。

他发现,火柴没有火柴头。

声音:

“他想得到神的怜悯,想目睹神灵显圣。”

“傻瓜梦想神灵显圣,却苦于一日

三餐。”

“看着天干吗,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水。”

费多尔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靴子:一只小了一点儿,一只很破旧,码子大了。

他冷得发抖,沿着隐约可见的一条小道匆匆往下走。

费多尔脚下一滑,但是他抓住了一株灌木,站稳脚跟。

雾气中,集体农庄收割后的田地黑黝黝的。

费多尔在田地里匍匐而行,用手扒土,摸索着寻找块茎。从冰冷的土块中剔出一个土豆。手指疼得钻心。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雾气中出现,是一个戴着毛线帽、身穿军棉袄的男人(米哈雷奇,四十岁左右)。他停在土路边,取出一支烟,摇响自行车铃。

费多尔转过身。站起来,抓着包土豆的衣服下襟。走向土路。

来到路边,他停下,带着强烈的好奇看男人点烟。

后者一直没有移开盯着费多尔的目光。火柴一划着就灭了。他似乎在戏弄费多尔。终于,他同时划燃了好几根火柴,点着烟。然后将火柴放进口袋,再次按响车铃。费多尔一哆嗦,撒开了下衣襟。土豆滚落在地。

费多尔穿过土路,消失在灌木丛中。

雪花轻柔地落在眼睛上。费多尔用一只手抓着灌木和岩石向山上爬,另一只手握拳。靴子的鞋底沾满泥泞。

费多尔仰面向下滑。

躺在黑色的污泥浆里。伸直冻僵的手指,手里是一个烂土豆。费多尔目视天

空,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

费多尔:救赎……保护……(用力捏紧手中的土豆)为什么这么想吃东西?!为什么?塞拉芬吃了数年的羊角芹……得见天使,出入天堂,这里呢——寂静……寂静和黑暗……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突然他听见越来越响的轰鸣声。起风了。一个声音从上空传来——响亮、钝重。话语不分明——只听见狂吼。

“终于来了!……”费多尔感到惊心动魄,但他伸直了身子,等待着:天门终于要打开了……

声音:起来!起来,站直!

一架直升机黑色的机身缓缓地、像潜水艇一样“涌进”山岩上方阴沉低矮的天空,悬停了一瞬,几乎就在费多尔头顶。

声音(来自直升机):别坐在地上,屁股会着凉!

众多人的轰然大笑声盖过了马达的轰鸣。直升机向上飞去,消失在参天的松树树冠后。

雪悄无声息地覆盖住他蜷缩的身体,仿佛一尊石膏纪念像。

黑夜开始悸动,终于被撕裂。费多尔被亮光晃得眯缝起眼睛。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只碧绿的、带黑银色纹路的青蛙。青蛙眨眨眼,一蹬后腿,向上跳走了。

然后费多尔看见一个身穿打满补丁的修士长袍的干瘦老头。长袍上的补丁五花八门。看上去就像一个流浪汉,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儿,像圣诞节期间穿化装衣服的人。老头在做编织,嘴唇翕动,数着针数。听见动静,他抬起目光。

伊拉里昂:怎么样,疯修士,差点儿没

送命,我早就注意到你了,腿长,脚印大。把房子周围的草全都吃光了,不种菜园子,哪儿也不去……夏天过完,也不把房子烧暖。古怪的严守斋戒者……连死都不怕。

费多尔猛咳起来。咳嗽止也止不住:从喀喀的干咳变成嘶嘶的急喘,装着开水的杯子被打翻在老头膝盖上。百衲衣冒出白气,但老头似乎毫无知觉。手指拨动黑色布念珠。

伊拉里昂递给费多尔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费多尔喝了一口,因为茶太烫而大咳起来。他环顾四周,还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置身何处。

秋天的潮湿被秋末冬初干燥的、清晨有霜冻的天气取代,空气变得清爽起来,冷冷的泛着青色的日光从轻薄的天空照射下来。

伊拉里昂从一大早就开始像蚂蚁一样进进出出——忙活家务。

伊拉里昂:走,费多尔,我带你看看我隐居修行的地方。

费多尔脚底轻飘飘的,脑子里嗡嗡叫,跟在老头身后。

在一间小小的木屋后,用枯枝做的篱笆圈出来一个很小的菜园,他们穿过如玩具般的小篱笆门走进菜园。整个园子位于两排松树之间。

老头拔掉未掘干净的草茎。

费多尔小心翼翼地在地里迈着步子。罐头盒子里、截断的塑料瓶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老头拉着费多尔的手,让他坐在用石块垒起、上面插了一截木板的椅子上。自己则坐在一块劈柴上。

伊拉里昂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
放在费多尔手心。

伊拉里昂 找一百块这样的石头……
再找三十块黑色的。堆成两堆，一堆一百，
一堆三十，祈祷。抓一块石头，俯首，嘴里
说：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
心里默想神的慈悲。说完一百次，白色石头
堆成一堆了，就从黑色石堆里取一块石头。
重复上面的动作，直到黑色石堆的石头取
完。一百次乘以三十，等于多少？

费多尔 三千。

伊拉里昂 还算有脑子。一天祈祷三
千次。不能多也不能少。集中注意力，观察。

费多尔 观察什么？

伊拉里昂 瞧你，木头疙瘩。观察神
的旨意。

费多尔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老大爷？

伊拉里昂：祷告就是这样指引我到你
身边的。看什么？是真的。我自己什么也不
会，只会躺在火炕上……你过来。看看，我的
青蛙从不睡觉……看着，我们同气相求。

他从劈柴上滑到地上。将青蛙放在
石头上。旁边的落叶下有一个水坑——
就像一个极小的池塘。他俯身，胡子贴着
青蛙，泰然的目光直视青蛙的眼睛。伊拉
里昂用勉强可闻的声音低语着：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
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
的罪孽洗除净尽……瞧，费多尔，瞧，我
们同气相求……（唱）求你使我得听欢
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
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
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
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³

小河流湍急，水底卵石层叠。

费多尔走在水浅处，像一只正在捕
鱼的熊，迈着小步——伸手一抓！

捞起一块白色的圆石，放进口袋。
再度伸手——又捞起一块石头。他不时
在怀里暖暖手，弯着腰，沿小河缓缓而
行，盯着水底。红色的红莓苔子果从他身
旁漂过，费多尔抬头，看见上游一个面容
淳朴和善的姑娘（娜塔丽娅）。姑娘匆匆
捡拾从篮子里散落出的果子。费多尔呆
呆地看着她。姑娘瞥了费多尔一眼，羞赧
地跑进了树林，只余匆匆的脚步踩在树
枝上的咔嚓声。费多尔继续找石头。

费多尔跪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
草地。不知为何突然乐呵起来。草儿随着
轻风微微颤动，小甲虫窸窣爬动。费多尔
双手扒开草，一簇鸡油菇藏在草茎后。费
多尔轻抚菇伞，闻闻蘑菇。

声音：

“没有了，夏天没有了……”

“教士在林中走啊逛……教士在林
中走啊逛，摔倒在松树下……”

“他爱上了老大爷，有什么用处！”

“没有女人嘛！”

靴子——一只大一只小——在草丛
中闪现。步伐飞快，以致几乎察觉不出他
的跛行。



费多尔拎着用细树枝穿起来的蘑菇,走进林中旷地。靠近小木屋时,他放慢了脚步。看见旷地中央有一截像叉形支架一样的树杈,旁边是一根圆木,门槛边放着一把缠着破布的双人锯和一柄斧头。走近一些,听见木屋里伊拉里昂情绪激昂的声音。老头高声呵斥着什么人——仿佛在驱魔:

“你这疯狗!魔鬼!妄自尊大!你还成牧师了……你是首恶,而非牧师。他用胸膛温暖迷途的羔羊。当然啦!亚历山大——人民的保护者!”

费多尔差不多走到了门口,但伊拉里昂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虽然门敞开着。费多尔转身准备离开,但最后还是决定将蘑菇留在门口。破门板突然吱呀响了。一只手熟练、迅疾地钳住了他的手腕。米哈雷奇果断地从门口冒出来,和费多尔胡须满面的脸庞迎头撞上。伊拉里昂的脸出现在门洞。发现是费多尔。伊拉里昂的怒容变为慈蔼——转变太快,以致好像有些做作……

伊拉里昂 萨沙 萨沙 等等 这就是费多尔。瞧见没,他对我多好,送蘑菇来了!

米哈雷奇放开费多尔,费多尔则缩回了伸向斧头的手。

米哈雷奇 嘿,怪物,吓我一跳!真是怪胎!

这位刚刚被伊拉里昂斥骂的人身材高大、体格匀称,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伊拉里昂从门槛上收拾起蘑菇。

伊拉里昂 结果是,你想救大家,却不看清楚情况。还好费佳不生气。

米哈雷奇 我也没欺负他。

伊拉里昂 你经验丰富,可头脑简单。

米哈雷奇(恼怒地向费多尔伸出手) 我叫米哈雷奇……

伊拉里昂的手指转动念珠。

锯子不时被卡住,然后猛烈抖动。

费多尔用力拉手柄,结果越来越糟糕,锯子完全卡死了。

抓着锯子另一头的米哈雷奇去拿斧头。伊拉里昂坐在一块木头上晒太阳,在惬意的半梦半醒中转动着念珠,米哈雷奇的身影从他面前经过时,他醒了,惭愧地扭过头。

米哈雷奇取来斧头。量准了,在原木上刻出记号。摆弄一下斧头,眼看是要劈下去了,却突然将斧头递给费多尔。面带审视的神色冲他笑。

费多尔使劲一挥,用尽全力将斧头劈向木头。斧头和锯子一样卡住了。

伊拉里昂拨动念珠,动作比往常有力得多。

费多尔气恼自己的无力,试图拔出嵌入的斧头。斧头吱吱作响,没有拔出来。费多尔一咬牙,大叫一声,用力拉斧柄。斧头出乎意料地拉出来了,费多尔一仰身,摔倒在地。

伊拉里昂走到支架旁,拍拍木头。

伊拉里昂 嘿,你这块蠢木,还真难劈啊。

站到米哈雷奇对面,抓住锯子。

米哈雷奇 伊拉里昂神父,我们能应付……(对费多尔)对吧,老兄?

伊拉里昂:什么时候这只羊羔变成狼的兄弟了,啊……你就冲我发牢骚,发脾气吧。

米哈雷奇 瞧你说的。我凭什么生你的气?

伊拉里昂 :因为我狡猾。

米哈雷奇 :有比你更狡猾的人。

伊拉里昂 :萨沙,你最好是痛哭一场,可你一个劲儿地要干架。

费多尔坐在地上看他们熟练而默契地拉锯。与米哈雷奇的目光相遇。后者探究地看他,流露出的是不善,而非好奇。费多尔调开目光,站起来,走向树林,比往常更强烈的疲惫感令他一瘸一拐。

锯断的木头跌落在地。

费多尔在祈祷,跪在水边一块楔形石头上。按照伊拉里昂教他的祈祷方法,从左边拿起一块白色的石子……

费多尔 :主 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

……放到右边。白色石块堆成一堆——取出一块黑色石头。俯伏在地。

光着的长脚掌翘起离开地面。一大一小两只靴子摆在旁边。

伊拉里昂的手——念珠挂在手腕上——拨开一株灌木。费多尔躺在石头上,像团成一团的黑色破布,只露出光裸的脚后跟。

叙述者 :最初费多尔没有任何感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祷文,还想一再重复。但是不知不觉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费多尔感到胸膛发热,他一动也不敢动,唯恐惊走这温暖感……“就这样一直下去。一切显得那么容易,”费多尔想,“甚至不想吃东西。”

米哈雷奇在费多尔的“修道室”外等候他,费多尔之前在河边遇见的姑娘和他一起。姑娘(娜塔丽娅)胸前抱着两大颗圆白菜。她的姿势让人感觉这是一对从衣服里喷薄而出的丰满的乳房。米

哈雷奇坐在一捆劈柴上,旁边还放着一捆用粗麻绳捆起来的木柴、锯子、斧头和一桶红莓苔子果。费多尔从他们身旁经过,只是放慢了脚步走向地堡入口,但并未停下。米哈雷奇走在他身边,故作地瞪圆眼睛。

米哈雷奇 :好棒好棒啊,小猫的房子着火了……生活多姿多彩,无奇不有。喂,我亲爱的教友……怎么不问一声好,也不说句谢谢。伊拉里昂神父让我给你送柴火来。

费多尔 :我没有要求。

米哈雷奇 :可也没有人问过你,小丑。呸,打扮得像个修士,骗取长老信任……

费多尔本欲扑向米哈雷奇,但猛然停下,垂下头。

费多尔 :谢谢。

费多尔抱起劈柴,正想回地堡。米哈雷奇拽住他的衣摆。

娜塔丽娅 :亚历山大·米哈雷奇……

米哈雷奇(推开她) :听着,你想在这里隐居,那就过你的隐居生活,不关我的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脑子里多的是稀奇古怪的想法——也与我无关。但是不要纠缠长老,他需要安静。这里不是隐修院,你也不是修士。

费多尔 :你是我什么人——牧师?

米哈雷奇(放开他) :不……主与你同在。我可是你的朋友。要吃的——我给你捎来。冬天给修道室防寒保暖——没问题。不会做饭——我给你找厨娘来……这个娜塔莎,有什么不好?你只要吱一声……就是不要去纠缠长老。

费多尔 :我不会纠缠人。

走进地堡,随手关上门。

他听见米哈雷奇在哼唱着唱：

“好棒好棒啊，小猫的房子着火
了……”

米哈雷奇 走吧，好不好？蹩脚的厨
娘。学会切洋葱了吗？

娜塔丽娅（急促地、喘息着）：我告
诉你，我睡够了从来不哭，想睡觉的时候
就会流眼泪，就算把刀伸到水里也没
用……我不能切洋葱，尤其是早上……

声音渐远。然后费多尔听见急促的
脚步声，门开了，一颗大大的圆白菜滚了
进来。

圆白菜滚向费多尔脚下。

费多尔睡得不安稳，说着含混的梦话。

一个狂热、激情的女性声音在低声
诱惑、呼唤费多尔。费多尔抱着那颗圆白
菜，就像紧紧搂着女人的胸膛。

费多尔在睡梦中呻吟，一只手伸入
衣服下。

圆白菜从手中滚落。费多尔醒了。

女人的声音哈哈大笑，嘲笑费多尔。

费多尔沿着陡坡向下飞奔到湖边，
冲进冰冷的湖水里，停下脚步。咬紧牙
关，不让自己因寒冷而喊出声。

突然，他透过弥漫的雾气看见，伊拉
里昂神父就坐在他之前祈祷时所坐的石
头上。他的坐姿很奇怪，有些令人困惑、
忧伤，或许是因为沮丧低垂的头，或许
是因为他专注、悲伤的凝视。

费多尔后退，尽量不发出声响。攀住
柳树枝，爬上岸。湿衣服上冒出水气。

费多尔醒了，但感觉很怪，似乎没有
彻底清醒。或许是生病了，浑身打战，周
围的一切仿佛叠影幢幢。

费多尔看见，娜塔丽娅坐在门口，不

知为什么穿着睡衣，裸露的膝盖光洁发
亮，就像抹了油似的。

费多尔跳起来向娜塔丽娅走去。但
她已经消失不见，就像从未出现过。

声音 这个夜晚如此黑暗，黑暗，黑
得像黑桑椹一样。

费多尔在潮湿的黑色树枝间穿行。

一团轮廓分明的乌云飘来，遮住了
皎洁的月光。四周有人在喘息，有人在低
语，有咯吱咯吱的抓挠声，咚咚的脚步
声，身旁、周围、到处都生活着人：看不
见、摸不着、令人厌恶。

声音 等候你直至深夜，我感到痛苦
如此深长。晨光不会来临，不会来临。

伊拉里昂突然从一侧出现，仿佛从
乳白色的空气里变身而出似的。他手里
拿着一双带彩色花纹的羊毛袜。

伊拉里昂 费多尔……费多尔，给你
的袜子……

直至看见他四下张望方可断定，这
不是幻影，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还
有些心慌意乱。

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远处传来不
知什么动物的叫声。白色浓雾在空气中
弥漫，有时还纠结成团。

在这样的浓雾中完全看不清人影。

迷雾中响起啪嗒啪嗒匆忙的脚步
声，似乎还有人急促的呼吸声。

脚步声渐渐消失。

然后又传来低沉轻微的啪嗒声。有
人压低嗓音嘶哑地骂了几声。

然后一片宁静。只有白雾弥漫。

费多尔躺着直打哆嗦。

不知是在做梦还是谵妄中：费多尔
看见伊拉里昂白晃晃的尸体摊开双手躺

在黑色的地上。他仰面朝天。漆黑空洞的眼窝上放着两块石头：一块白，一块黑。

一个身穿黑色猎人风衣的人俯身在他上面，头藏在风帽里。黑衣人手上拿着费多尔十分熟悉的那串属于伊拉里昂的念珠。

风衣领口的扣子闪闪发亮。

费多尔眯起眼睛……门砰的一声响。

两个警察——一个年轻些，另一个上尉军衔的年纪大一些——好奇地、嫌恶地打量修道室。

年轻的警察：这个好像活着。

上尉：喂，乡下人，有证件吗？……你那边有什么发现？

年轻的警察：什么也没有。这里好冷，还有股臭味。要不我们走吧，萨内奇，啊？

费多尔取出护照。上尉仔细查看证件，显然并不打算还给他。

上尉：收拾收拾，跟我们去认人……

上尉拿着费多尔的证件，走出地堡，年轻的警察跟在他身后。

年轻的警察：是这么回事，这姑娘貌似挺可爱的，是我在合住公房里的邻居……我对她的感觉：还凑合，心想可以走近一点……原来她还吃不饱肚子……我没什么钱……给她仅有的五十戈比，说：“就这些，我自己不吃……”有一次她来了，我一看：她还招来了那么一个人！我觉得——不能接受……

费多尔开始穿靴子。但是脚蹬不进去，鞋子里塞了什么东西。

费多尔在靴子里发现了伊拉里昂的一只羊毛袜。另一只靴子里有一只一样的袜子，不过沾上了血。

年轻的警察（对费多尔）：喂，你在磨蹭什么，动作快一点儿！

费多尔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袜子，胡乱把它们塞进怀里。站起来，向外走。

警察把费多尔领向湖边的一块峭壁。峭壁旁聚集了几个人：两个农村妇女，一个面容枯瘦、身穿黑色大衣外套医生白袍的男人，另外还有两个穿棉袄的男人……

上尉（对年轻的警察）：快点儿，又不是在阅兵！……

第一个妇女：听说伊拉里昂能未卜先知……不知怎么偏偏救不了自己！

第二个妇女：耶稣也救不了自己……大概是在找钱，坏蛋……眼睛也被挖出来了……

老头：他从牢里出来后就在我们这里定居。人很温和。他在这里被看成圣人。我们这里的人……你们也知道。

上尉：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和他一起喝过酒。是那些婆娘们、傻瓜蛋要找他求上帝显灵，他为了避他们就躲进了山野。我碰见过他一次，以为他在解手，原来是躲人……

医生开始顺着陡峭的山路向下走。年轻的警察挽着他的胳膊，好像挽着一个姑娘。上尉轻轻推了费多尔一把，他们跟着向下走。

医生：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我准备去索契休假……

费多尔一边走，一边目不转睛地看下面。透过灌木丛可以看见那块熟悉的楔形石头。伊拉里昂神父的尸体躺在水边。

死者脸上盖了一块布，本应是眼睛的地方现在有两块血斑。

上尉在记事本上记录着什么。叫住费多尔，递给他传票。

上尉：喂，听我说，你签上名。明天，

十二号办公室,10点前去见侦查员。传票上都写着。

费多尔点点头,向山坡上走,但不是走那条山路,而是离它稍远。

一个穿黑色猎人风衣的身影高高站在峭壁上方:脸藏在风帽里——和费多尔梦魇中所见一模一样。

地堡里,费多尔将一些书、练习本和圣像画塞进背包里。掏出伊拉里昂的袜子,不知该怎么办,再度将袜子放进怀里。

把地上的石头子儿扒到一块。手忙脚乱地塞进口袋,一些石头子儿撒落在地。

叙述者:费多尔已经知道,有一些他追寻的东西就在他的身体里。而现在只剩他独自一人,他不再有那种感觉。他感到和从前一样寒冷和恐惧。而他已经不能忍受和从前一样。

初秋的早晨。费多尔在十字路口来回踱步,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他看见远处的亮光:有人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

摩托车驶近了。骑车的是一个戴贝雷帽的少年(阿廖什卡)。摩托车停了下来。

拷斗上一个瘦巴巴、鸟面鹄形的男人在睡觉,不知为什么被捆绑着。费多尔坐到阿廖什卡后面。

摩托车开动了。阿廖什卡叼着烟,烟雾随风飘散。

阿廖什卡(高声喊叫以盖过发动机的噪声):我送阿爸去找谢尔盖神父祈祷治病。

费多尔:什么?!……

阿廖什卡:我说,阿爸又撒酒疯了。他根本不能喝酒——一喝就发癫。我受

够他们了,要不是为了妈妈,我就离开他们去开飞机了。真的,早就走了。

费多尔:我小时候也想飞行。

摩托车起初笔直前行,车头灯的光芒掠过两旁黑魑魑的树木。然后它顺着树干驶向高处,越来越高。

被缚住的男人从拷斗向外一瞧,只见他们仿佛飞翔在天空中,车轮下方是漆黑的夜空,白色云烟飞扬,星星点点的火光闪耀。

老爹早就见怪不怪了,反正他患有震颤性谵妄⁴。

动画

摩托车飞翔在天空中。

阿廖什卡骑车,费多尔坐在后面,阿廖什卡的父亲在拷斗里。

有一瞬间出现了第四个乘客:黑色风衣男子。

骑着扫帚的美人鱼从旁边飞过:红色眼睛,绿色夹杂青色的身体……

这时又飞来一个宇航员,挂在绳缆上摇摆,就像连着脐带的婴儿,嘴里咿咿呀呀。

赤着脚的伊拉里昂坐在云彩上飘过来,伊拉里昂在织袜子。一只巨大的袜子。随着伊拉里昂不断将袜子拉进银幕,袜子占据越来越大的银幕空间,直到银幕上只剩下一只袜子。

阿廖什卡将摩托车停在教堂的院墙旁。这里还停放着两辆垫着旧棉被的独轮推车。阿廖什卡和费多尔一起将爸爸从拷斗里抬出来,解开绳子。

阿廖什卡的父亲:又拉我来干什么?我没病……健康得很!要让父亲出丑!……啊——狗杂种!犹太佬!该死!

老爹被抓住并制服。

……这是一座小小的木建筑教堂,里面挤满了人。谢尔盖神父——一个人过中年的大叔,浓密的眉毛下目光锐利如鹰,嘴唇厚而润泽——站在读经台后依照彼得·莫吉拉⁵的《圣礼书》给病人祈祷祛病。

癫僧们随着神父的声音抽搐,发出各种各样的尖叫、哭泣、哭诉。

教民们习以为常,平静地站着。

费多尔走近一尊巨大的罩着玻璃罩的圣尼古拉神像,点燃蜡烛。注视着教堂里在进行的事。他注意到不远处有一个女人——头巾下露出棕红色的头发,皮肤在烛光下白得透明(伊琳娜,三十二岁)。她身旁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穿着蓝色呢子大衣(瓦迪克)。男孩心不在焉地左顾右盼,似乎想模仿病人的模样,一会儿抽动肩膀,一会儿扭动脖子。猛然一扬手,扑灭了母亲捧在手中的蜡烛。母亲走到圣尼古拉神像旁,向烛台俯身。

玻璃上映出了费多尔的身影——阴郁的面容,头发蓬乱,双目炯炯发光。

伊琳娜看见这身影,吓得叫了一声,回过头。

费多尔歉疚地画了一个十字,将蜡烛放到烛台上,向教堂门口走去。

他在门口停下,回头,伊琳娜看着祭坛的方向。瓦迪克转身皱着眉头看费多尔——目光专注严肃,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孩子。

费多尔走出教堂。

费多尔坐在门廊台阶上,深深地吸气、呼气,似乎想摆脱心中的幻觉的迷惑。他戴上帽子。一阵咚咚的脚步踩在台阶上,瓦迪克从他身旁跑过,消失在院墙后。

伊琳娜出现在门廊上。

伊琳娜:瓦迪克,对不起,对不起,您有没有看见一个穿格子大衣的男孩?他往哪儿跑了?

费多尔还来不及回答。

伊琳娜:请帮帮忙……他老是跑来跑去。我一个人抓不住他。

费多尔微瘸着跑下台阶,穿过乡村土路,跟在伊琳娜身后跑进树林。

树林里显得阴森森的。风一阵一阵紧刮着。林涛沙沙作响。

费多尔拨开树枝向前走。看见瓦迪克站在前面的林中旷地上。

瓦迪克紧紧贴着一棵参天大树,心驰神迷地注视上方。树干不时吱吱呀呀地响。

声音:

“蚂蚁老兄,告诉你的蚂蚁兄弟,叫他不要蚕食我的尸体,我的肉体是泥土,我的血是黑色的。”

“小孩、小孩,半死半活!”

“半死半活!”

“不好不坏!不好不坏!”

瓦迪克侧耳倾听声音。

上方响起吱吱声,咔嚓一声,一截粗大的树枝断了,夹着闷响跌落下来。



瓦迪克尖叫。

树枝径直向他砸来,但他一动不动,着魔般看着。

费多尔扑向男孩,在最后一刻将他从树枝下推开,两人同时扑倒在地。

树枝砸落在身旁。

枞树枝梢划破了瓦迪克的脸颊。虽然危险已过,男孩仍然颤抖着,尖叫着。费多尔将他按在地上。

瓦迪克筋疲力尽,不再做声。颤抖渐渐停止。

费多尔:还活着吗,笨蛋?(发现缝在孩子的格子大衣领口上的一块布,展开,念出上面写着的)“加加林街 12—30 号……加加林街,12—30……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

伊琳娜从林边向他们迎面飞奔而来。她满心满眼只有那男孩,几乎没有注意费多尔。

叙述者:这一次我甚至没有好好看清费多尔——我和妈妈很快就离开了。但他的声音在我听来是那么熟悉,仿佛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了这个人。而我一向更相信自己耳朵所听见的。

费多尔背着行囊微瘸地走在林间道路上。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耶稣祷文,尝试配合脚步的节奏。费多尔回过头,沿着路边倒退。

一只体形高大的癞皮狗尾随其后,离他二十米开外。狗对他发威,作唔呶声,靠得更近了。

费多尔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狗停下脚步。

费多尔加快脚步,几乎跑了起来。

狗小跑着跟在他身后,没有落后。

费多尔回过头。

又有两条稍小一些的狗加入了癞皮狗的行列。

费多尔拼尽全力向树林里飞跑。

他慌不择路地在树丛间奔跑,树枝抽打在他脸上。唔呶声越来越近。

狗在树林里飞奔:一只、两只、三只……

费多尔纵身跃进沼泽湖里。癞皮狗跟着跳了下来。费多尔拍起水花吓唬它。狗跳上岸,竖起毛,唔呶着围着他打转。

费多尔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发现自己在一点一点地向下沉。他想爬上岸,却越陷越深。

费多尔用仅余的力气向两旁抓去,双手却只碰上一些柔软、摇摆的东西……

枪声。狗吠声。

两个男人拖着(失去了知觉的)费多尔的手走在柏油路上。猎枪的枪托敲打着费多尔的头。拖到一辆面包车的轮子边,将他扔在马路上。脱掉他的湿裤子。费多尔的小腿严重溃烂。

黝黑面孔的人:哎哟……

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格里什卡·奥特列皮耶夫——逃亡修士,虽然一副土匪尊容……醒了没,疯修士?

黝黑面孔的人(在费多尔的背囊里搜索):是避邪物吗?……他的包里全是石头子儿。

知识分子:噢……看,袜子……

米哈雷奇:给我。(从知识分子手里接过伊拉里昂的袜子,认了出来)把他绑起来。

费多尔微微睁开眼睛,与米哈伊尔直盯盯的目光相遇。

面包车在云杉树丛间蜿蜒前进。这里都是古树,遮天蔽日。树林黑黝黝、阴森森的。汽车停在一棵树旁,一张大网挂在树上。网里传出动静,原来里面兜着人。米哈雷奇打开车头灯。网中人开始拼命挣扎。现在可以看清楚,里面有两个人。米哈雷奇走出车厢。

米哈雷奇 怎么样,风干了没有?

费多尔稍稍抬起身体,透过挡风玻璃往外看。口中低诵耶稣祷文。

黝黑面孔的男人开始解网子,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递烟给网中人深吸了几口。

大网落地。网中两人:一个又高又瘦(阿纳斯塔西);另一个矮个子,高颧骨,小眼睛,扁鼻子(瓦西卡)。在地上扭动几下,揉搓一下麻木的手脚,从大网中脱身出来。

阿纳斯塔西 喔,见鬼,我一醒来,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了?在哪里?我想,难道是碰上了恐怖分子。旁边的瓦西卡缠在网里,脸也磨破了。然后我才想起来,我们一起喝酒来着!

瓦西卡 把我的鸡巴都挤伤了。米哈雷奇,你要给我伤残赔偿……

米哈雷奇冲到两人面前,开始用脚踹,两人毫无还手之力,在网里兜得太久,手脚都麻了。

米哈雷奇 我现在就赔给你们,废物!

阿纳斯塔西 米哈雷奇!不要!求求你,亲爱的!……天又冷,我们又喝多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米哈雷奇 我派你们去干什么,啊?!

米哈雷奇抓起大网,勒在瓦西卡的脖子上。瓦西卡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

费多尔从面包车车窗里只能看见米

哈雷奇勒住瓦西卡,嘴里喊着什么,只能听见只言片语。

米哈雷奇:……谁把他的头砸破的?……眼睛呢?!……

瓦西卡(声音嘶哑):他自己,自己……滑倒的。当时很黑……

米哈雷奇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刀。瓦西卡竭力闪避刀子,然后绝望地尖叫着,在地上翻滚,双手捂住右眼。瓦西卡的脸上鲜血淋漓。

知识分子 米哈雷奇,米哈雷奇……不要,他这个下作东西,别弄脏你的手。

米哈雷奇放开瓦西卡,走向汽车,啪地关上车门。瓦西卡呼哧呼哧急促地吸气。看不见他的右眼,只看见血污。

瓦西卡:饶命,饶命,米哈雷奇,饶命,看在上帝的分上饶了我……

知识分子和黝黑面孔的人帮他解脱网子。

米哈雷奇关掉车头灯,按了几下喇叭。

众人急忙跑上车。

瓦西卡缩在稍远的角落。知识分子给瓦西卡包扎眼睛。

瓦西卡 我的左眼看得更清楚。

哈基姆 没关系,一只眼睛开酒瓶甚至更方便。

大家都默然不语。阿纳斯塔西用杯子给费多尔喂水。

米哈雷奇叼着没有点燃的烟,望着窗外。摸索着找火柴,摸到一把刀,将刀放进口袋。米哈雷奇的手上有一块发黑的血污。知识分子给他对火点烟。

米哈雷奇 把疯修士松开。

汽车猛地晃了一下,然后停了下来。

米哈雷奇抵在方向盘上,接着踩油门。

动画

面包车从树林开往一座有环城铁路的小城。一辆列车在绕圈行驶。

小城里有一座生活着公主的绣楼，一家有两个丰满、妩媚的金发女郎的酒楼，一座有些像未完工的科谢伊⁶宫殿的建筑。

在建筑附近的围墙上悬挂着米哈雷奇头戴桂冠的肖像。

汽车开进小城。

在建筑后是古树和传统木建筑民居。再远一些是新建房舍。米哈雷奇的工程队在建造一栋别墅楼。袅袅青烟从篝火上升起，自动起重机的起重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费多尔坐在车厢式活动房的台阶上，喝完剩下的稀汤，看着米哈雷奇带着他的狗快步穿过工地。

米哈雷奇边走边用刀削指甲。一个细眼睛、穿红色人造革皮袄的女人跟在他后面跑。

女人的孩子们小跑着跟在她身后：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手里抱着一个婴儿，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瓦西卡保持安全距离尾随在后。女人手里抱着一罐腌黄瓜。

瓦西卡的妻子：你少给他一个月的工钱。做错了事情，那还能怎么办？请别赶他走……

米哈雷奇不理女人，声色不动地继续往前走。

瓦西卡的妻子：我们留这个酒鬼在家有什么用？可怜可怜我们吧。

米哈雷奇在费多尔身旁停住脚步，摘下手套，取出香烟。

狗绕着费多尔嗅了一圈。费多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狗吃。

米哈雷奇：老兄，你的腿再不治就要截掉了。嗯？

费多尔：截就截吧。

米哈雷奇：然后你去哪儿？

费多尔：随便去哪儿。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可是专门追捕人的猎人。我甚至都算不上是人，是一条鱼。

细眼睛女人看出他们的谈话暂时中断，端着罐子插到费多尔和米哈雷奇中间。

瓦西卡的妻子：夏天我自己腌的。最好的品种，带刺的。邻居们都找我要秘方……

瓦西卡稍微走近一点儿，想听听他们说什么。妻子把他赶开了。

米哈雷奇：你要是一条鱼，我就不抓你了……你的护照在秘密警察手里。

费多尔：你怎么知道的？

米哈雷奇：我什么都知道……秘密警察在找你……好吧，不用怕，米哈雷奇不会出卖自己人……

女人端着罐子让到一旁，但并未离开。女孩抱着的婴儿哇哇大哭。狗吠了起来。瓦西卡左右踱步，就是不敢靠近。

米哈雷奇坐到费多尔身旁，抽烟。费多尔问他要了一支烟。对上火，因为不习惯抽烟，大声咳嗽起来。米哈雷奇抓过他手里的烟，扔掉。

米哈雷奇：别装糊涂了。你当时看见什么人了？就是那天夜里……

费多尔觉出米哈雷奇的举止很奇怪：透过与平时一样凶神恶煞的表情流露出与平时不一样的不安和类似恐惧一样的东西。

费多尔：我看见了一个人。穿着风衣

站在那儿……那种……带帽子的黑色风衣。这儿，领子下面，有一颗亮闪闪的扣子。

米哈雷奇：你说扣子？

抱黄瓜的女人非常敏锐地察觉到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像一只恼人的苍蝇一样再度凑到米哈雷奇面前。

瓦西卡：最下面我放了一些辣椒和姜。用来调味……也可以吃的。您有土豆吗？我给您拿去……

米哈雷奇看也不看女人，接过装黄瓜的罐子，打开塑料封膜，津津有味地喝起了盐汤。

瓦西卡立刻跑到他跟前。

米哈雷奇：瓦西卡，去找阿纳斯塔西拿《圣经》，背熟第四章。明天我亲自检查。背的时候要带表情！

瓦西卡神色严肃地点头。

费多尔看着几滴浑浊的盐汤从米哈雷奇的喉节往下滚，皱起眉头。

米哈雷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

米哈雷奇：按一下这儿我就能听见。明白吗？要是有什么事，我就住在附近。其他键基本上没什么用。记住了吗？你来当守卫。（将手机递给费多尔）一个月领两次工资。

费多尔：我不需要钱，你已经供给我吃的。

女人微微弯着腰向后退，走到车厢式活动房后面。孩子们跟着她，瓦西卡紧随其后。从活动房后传来他的尖叫声。

费多尔走在狭窄的街道上，嘴里默诵祷文，街上亮着很少几盏路灯。

一栋栋透出灯光的木屋里，人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家庭生活、小群体生活、集体生活。

费多尔出神地看着一个窗口。一个女人坐在那儿，面前茶杯里的茶已经放凉。女人想得入神，呆呆地一动不动。

费多尔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对正在亲吻的情侣。两人脚步轻细的沙沙声在巷子里消失。费多尔的目光落在一栋房子墙壁的门牌上：“加加林街，12号”。

费多尔：加加林街，12—30……加加林街，12—30。

费多尔跑进楼道，环顾四周，搜索他要找的门牌号。一扇门打开了，里面是厕所——不知为什么居然位于楼梯台上。一个女人端着盆从厕所出来。女人瞟了费多尔一眼，说：“您是谁？您找谁？”

费多尔：有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

女人指指楼上。砰地关上门。

楼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伊琳娜出现在上面一层的楼梯台上。她大口大口地吸气，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

伊琳娜：那边房子里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把自己关在浴室，谁喊也不答应。必须把门撞开！请帮帮我们。

瓦迪克躺在浴室里，头浸在水里。戴着潜水镜。一瞬间，瓦迪克四周的水变得不再清澈，他看见身边有一张女人的面孔，红唇娇艳欲滴。女人浑身赤裸，但四周呈现出浓重的绿色，像衣服一样包裹着她的裸体……

声音：

“你嘴里没有一滴水，我嘴里却有整个海洋。”

“不管你住不住嘴，想喝你就喝掉……”

费多尔和伊琳娜撞破门冲进浴室。

瓦迪克浮出水面,猛咳起来,急促地吸气,想喘过气来。他的脸憋得通红。伊琳娜抡起胳膊扇了他一巴掌,然后裹了一条床单在他身上,试图拉他去卧室。

瓦迪克:妈妈,放开我,你拉我干什么!放开我!

瓦迪克拼命反抗,两只手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两脚蹬地。伊琳娜没办法,放开儿子。

费多尔抓住瓦迪克,抱起来,紧紧拥在胸前。过了片刻,男孩不再挣扎,依偎着费多尔,然后拥抱他。

这时,伊琳娜折断一个安瓿瓶,熟练地将透明药液抽入注射器,向瓦迪克跑去,却发现他安安静静地靠在费多尔怀里。

伊琳娜屏息看着他们,唯恐惊走了沉默天使。宁静。停顿。寂然无声。墙上的大挂钟嘀嗒响,马上就要报时了,但它似乎也感受到房主的心情,只是轻轻地叮咚响了一下,指示10点过一刻。

费多尔将瓦迪克抱进房间。

床头的墙上有一张自制的挂毯:背景是童话森林,里面有森林强盗兄弟,有巫婆,有美女——脸的位置嵌入了伊琳娜的照片。美女坐在绣楼里,两手托腮。伊万王子骑着大灰狼在森林里旅行。伊万王子的脸是瓦迪克。

声音:

“我爱吃水粉颜料,香香的。”

“他的眼睛真的很漂亮。我喜欢黑色的眼睛,但又不能太黑。”

“好纸,摸着舒服。”

“傻瓜去找神迹,却停留在娘儿们身边。”

“我有佩剑……”

在所有的画中,有一张就像孩子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几次引起费多尔的注意:一张古怪的绿色脸孔,鲜艳的红唇。这张脸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令人厌憎的感觉。

费多尔:这是你画的?

瓦迪克点点头。

费多尔:伊万王子,对吗?

瓦迪克:差不多。

费多尔:那么这是谁,这么绿?

瓦迪克不说话,显然在考虑说还是不说。用心看了费多尔一眼,拿定了主意。压低嗓音耳语。

瓦迪克:你有没有做过连续的噩梦?

费多尔也想了想,拿定了主意。

费多尔:不是梦……而是有点儿像做梦一样。

瓦迪克:我也是这样的。你别走开。有人在旁边,她一般不会出现。

费多尔:我坐在这儿,你睡吧。

费多尔回头看门口,伊琳娜在悄悄地听他们说话。

瓦迪克将手指贴在唇边,耳语道:

“嘘,你千万别告诉妈妈。好吗?……”

伊琳娜的厨房空旷却很舒适,更像是休息室。

伊琳娜打开冰箱,习惯性地扶住脱落的冰箱门,取出一些熟食,边走边说:

“他有脑瘤,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您怎么不喝?(给他续开水)他已经做了一次手术,还要再做。邻居说最多不超过两次。我不信。她总是胡说八道。有时候我都有点怕他……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经常有一些古怪的幻觉。我还是没有足够的耐心。”

费多尔吃了很久,很专注,注意力全

在吃的上面。

伊琳娜再度打开冰箱往里看。忘记了扶住冰箱门,门轰隆一声掉在地上。她对好角度将门装回原处。冰箱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于是她又切了一片面包放在费多尔面前。

费多尔看着她忙来忙去。他为自己的好胃口感到不好意思。

伊琳娜:瓦迪克今天对你的反应很奇怪。他不愿靠近任何人,却和你亲近。他……像一个小大人。真是怪事。

费多尔:我小时候患耳疾。不让人给我滴药。祖父过来一抱起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的样子很滑稽,头发都长到鼻子上了。

厨房里有一个雕花的胡桃木餐柜,上面摆着几个旧花瓶,花瓶里插的干花展现出南方海洋的情调。墙上挂的照片一如传说,离现代生活十分遥远。其中一张是伊琳娜的祖父身穿制服与未婚妻的合影——那是一个细眼睛的异域女子,但穿着欧式的婚纱。

模糊的镜子,水银面已经生出了氧化层。

叙述者:妈妈决定当音乐家,是因为有一次烧开的茶壶哨声吹出了她喜爱的旋律。总而言之,童年时代的我觉得妈妈被施了魔法。在她睡觉和演奏音乐的时候尤为明显……说来奇怪,她居然从不记得自己的梦。

伊琳娜趴着睡着了。

费多尔喝完茶,将厨房里的亮点看了个遍,开始感到疲惫不堪,头靠在桌上,也睡着了。

伊琳娜和费多尔趴在桌子上睡觉。

这栋房子位于铁路一侧。旁边有一棵松树。一列长长的货运火车从房子旁边经过,餐柜里的餐具发出了轻微的丁当声。

动画

瓦迪克和妈妈的家庭照。费多尔出现在照片上。伊琳娜和费多尔相互对视。

河岸边人山人海。大人、孩子、老人纷纷从雪丘上、从岸边乘着雪橇滑上冰封的河面。有人摔倒了,顺势躺在冰面上,一直冲到碾出的滑道的尽头,而少了乘客的雪橇更是冲出老远。

伊琳娜和费多尔坐在汽车外胎上飞驰而下。他们被抛起,旋转着打圈,飞溅的雪片兜头泼洒。伊琳娜发出兴奋的尖叫,用手捂住脸。

瓦迪克坐着硬纸盒滑下来,插在费多尔和伊琳娜中间。他们手抓脚蹬,攀住彼此想要站起来,却一次又一次滑倒在地。

气筒将五彩缤纷的气球吹胀。气球非常多。卖货人将一大串五颜六色的大气球递给费多尔。瓦迪克目不转睛地盯着气球。费多尔捋捋胡子,笑了。突然,他腾空而起,平稳地向雪丘方向飞去。

原来是米哈雷奇的手下把他架起来,拖向一个冰窟窿。费多尔被举在黝黑面孔的人和哈基姆头上,瓦斯克托着他的后背。

米哈雷奇在漆黑宁静的水里游泳。下巴抬出水面后,心满意足地呼哧呼哧着,发出舒服的哼哼声。费多尔的同事们站在冰沿上,犹犹豫豫,不敢跳进冰窟窿。

米哈雷奇:不是让你们来看热闹的,公子哥儿们!

手下们哈哈大笑。米哈雷奇从水里上来,但不是走台阶,而是像海豹一样一

跃而起,落在冰沿上。知识分子立刻递给他一块毛巾。米哈雷奇擦干身体。伊琳娜盯着他强壮的身体看呆了。

米哈雷奇神色自得,他穿着一件性感的黑色泳衣。

米哈雷奇 嘿,现在该你了,疯修士!

伊琳娜吃惊地拽住费多尔的衣服。米哈雷奇直接把毛衣套在赤裸的身体上。大家都看着费多尔。突然听见——

瓦西卡 哎哟!我掉下去了,脚抽筋!妈呀!

瓦西卡想从台阶爬上来,但是手脚打滑,又掉进了水里,涌出水面,呼救。米哈雷奇像抓小孩一样抓住他的手,把他拉上冰面。

费多尔脱掉衣服,跳进水里,连头一起没入水下。大家盯着涟漪散去的地方。水面恢复了平静,却不见费多尔的身影。一阵难耐的沉寂。

瓦西卡急忙跑到冰窟窿旁。

瓦迪克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气球,看着漆黑的水面,像着魔一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听见漆黑的水在冰下潺潺

地流。听见费多尔双手划水的声音。

声音:

“哎哟,穿条纹衫的,胡子好扎人。”

伊琳娜拉着瓦迪克的袖子,好像担心他会跟着费多尔跳进水里。

但是瓦迪克挣脱开,跑到一边,盯着自己的脚下,准确地追踪着费多尔在冰下的移动。

瓦迪克奔向旁边的一个冰窟窿。

瓦迪克 费多尔!费多尔!

就在瓦迪克跑到冰窟窿旁的一刹那,费多尔的头从那里钻出水面。

大家都来帮忙。瓦迪克也朝他伸出手。瓦迪克十分高兴。

大家拉着费多尔的手,拽着他身上褪色的海魂衫,海魂衫承不住力,绷裂了。

瓦迪克笑了。伊琳娜惊惶而又兴奋地注视着一切。她刚才急坏了。费多尔向瓦迪克和伊琳娜挥挥手,仿佛不经意地瞥了米哈雷奇一眼。

伊琳娜站在窗户旁。费多尔房间的窗户蒙上了水汽。伊琳娜手指在玻璃上画着,留下了透明的指痕。

伊琳娜手里抱着一床厚厚的被子。

伊琳娜:瓦迪克来了之后一句话也不说。

费多尔 很正常。

费多尔穿着厚实的毛衣躺在沙发上。头上戴着毛线帽。喝着热腾腾的牛奶。伊琳娜给费多尔盖上被子,坐到床沿上。

伊琳娜 我有时候真怕他,好像我是孩子,他才是大人。我也有不那么爱他的时候。你有孩子吗?

费多尔 没有。

伊琳娜微微眯着眼,专注地看他。将



目光转向圣像画。

伊琳娜 我说,为什么你老是热衷于宗教?……我读圣徒传,每一页都写着火柱指引受难者进入天堂。我不信。也许以前会发生这种事,可现在……

街上路灯亮了,房间的灯光变得发青、暗淡。

瓦迪克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竖耳倾听他们的谈话。但是他听见的不仅伊琳娜和费多尔的声音。

声音:

“要发生什么事了,要发生什么事了。”

“求爱献殷勤。”

伊琳娜两手捂住脸,她的脸仿佛由内散发出光芒。费多尔笑得像个孩子。他开始平静地讲述,但是在回忆中,他渐渐沉浸于自己的世界,话语越来越断断续续、不相连贯。费多尔不看伊琳娜的眼睛,看着她棕红色的头发。

费多尔 我不是热衷宗教。你知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在战争中不只一次目睹死亡,没什么。那天……一个朋友过生日……我们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我当然知道,煤气罐爆炸,可是……砰的一声——所有人都不在了。而我却意外得救……到院子里抽烟。发脾气……喝醉了……你想想,我还在发脾气,可是发脾气的对象已经不在。我却活了下来。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也许,我有其他的使命?这么一想我感觉特别轻松、特别安宁。是不是一种幸福?

费多尔一手抓头,一动不动地坐着。呼吸沉重、怪异,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伊琳娜惊惶地对他说什么,他一点儿也没听见。

伊琳娜抚摸他的脸颊,将他的头拉到自己面前,看着他的眼睛。

费多尔渐渐回过神来。他对自己流露出的脆弱感到不好意思。

费多尔 这张画……嗯,圣像,也没有被烧毁。它……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落到我手上的……据说我和它在一起坐了三天三夜。大家觉得我疯了。给我治疗、吃药。我假装见效了。随他们便吧。

瓦迪克躺在床上,听着奇怪的事。

声音:

“他们要亲热了,一定会。他们很想很想。”

“成不了,气氛很怪很怪。”

一片寂静,只有闹钟不知在哪里嘀嗒地响。费多尔捧着伊琳娜的手心,亲吻。

他感到十分羞涩,脸通红。头伏在伊琳娜肩膀上,停住不动。

回忆着,在这种情形下接下来该做什么。

突然,墙壁另一边传来尖叫声。瓦迪克将整个身体往费多尔隔壁房间的门上猛撞。门剧烈颤抖,架子上的玻璃器皿丁当响。

瓦迪克面冲墙躺在床上,仍在不停地抽动肩膀,啜泣。

伊琳娜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孩子,喂,爱哭鼻子的小孩!

瓦迪克只是不停地啜泣作为回答,颤抖着。他在打冷战。伊琳娜躺到瓦迪克身边,拥抱他,抚摸他凌乱的头发。

伊琳娜:连头顶都被眼泪打湿了。夏天我们俩去海边吧,你和我。做完手术就去。

瓦迪克 妈妈,为什么你从来不跟我

说实话？

伊琳娜：瓦迪克，这是哪里话？……

瓦迪克：你刻意编出这些童话。你甚至从来不拉开窗帘，不让我看外面。可我什么都知道，妈妈！没有什么奇迹。我很快就要死了，你也知道的。我很害怕，妈妈！妈妈！

伊琳娜：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瓦迪克？

瓦迪克：妈妈，我不想去医院！不想去医院！不想去医院！

他们俩都哭了，相互依偎着，无助的人，没有什么能帮他们。

费多尔紧张地留心细听从瓦迪克房间传来的声音。

谈话声停了下来。

工地上，足球比赛进行正酣。

费多尔守“门”，建在房子侧面的车库的入口。

众人的腿交错出现。绊人。鸣哨。

阿纳斯塔西准备罚点球。

瓦西卡在背诵《圣经》第四章。

瓦西卡：“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喂，你怎么在这里？

瓦迪克：嘘……小声点儿。

瓦西卡：“耶和华对该隐说……”

米哈雷奇走到阿纳斯塔斯跟前，示意把球给他。

米哈雷奇用力踢球。

费多尔纵身一跃，抱住了球。

米哈雷奇吹哨。

米哈雷奇：怎么提前跳起来了？！再来一次。

费多尔将球扔给米哈雷奇。

米哈雷奇久久地凝神准备，好像在

故意考验费多尔的耐心。

费多尔等待着。

米哈雷奇踢球。

球从费多尔大大张开的双手旁边飞过。

“球门”深处传来一声大叫。

费多尔回过头。

瓦迪克抱着球躺在车库的角落。他没有穿大衣，身上只有一件毛衣。

费多尔跑到他面前。瓦迪克的神情洋洋自得。

费多尔：怎么回事，你又从家里跑出来了？大衣呢？

米哈雷奇鸣哨。工人们穿好衣服，各自拿了工具，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围墙上的标语写着：“健康的精神在于健康的身体！”

米哈雷奇走到费多尔跟前。

米哈雷奇：一比一。

费多尔给瓦迪克套上棉袄，抱他回家。

小城静悄悄的，微感寒冷，细细的雪花从灰色的冬日天空静静飘落。

瓦迪克：费多尔，你在念叨什么？

费多尔：耶稣祷文。

瓦迪克：想求什么吗？

费多尔：不，只是说“主，耶稣基督，怜悯我罪人”。

瓦迪克：当时你为什么要扎到水里去？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费多尔：不知道，当时没有考虑。

瓦迪克：我也和你一样不怕死。

费多尔：好样的。

费多尔抱瓦迪克穿过铁路。想着心思的女扳道员扳过道岔。雪静静地，到处银装素裹。

叙述者：那时我对费多尔撒谎了。

伊琳娜房子的窗户结了冰,玻璃上显出前所未有的美丽景致。

瓦迪克在费多尔房间里读一本破破烂烂的古书。

瓦迪克:“我在沙漠里生活了九百零五年……没有见过一个人、一只野兽、一只鸟和其他任何动物。最初三十年对我而言特别困难,我没有衣服穿,饱经酷暑严寒,饥食泥土,渴饮海水……三十年后,我承惠神恩,我的肉体发生了变化,身体上长出了毛发,可以抵御酷寒和暴晒,食物从天而降,天使开始来造访……”

瓦迪克开始仔细观察自己的手,苍白的皮肤下细细的蓝色血管,膝盖上的淤青。他观察得非常非常仔细,仿佛是第一次看见。瓦迪克脱下套头衫,细看自己的身体。用两根手指使劲揪肚皮,做了个厌恶的鬼脸,很疼。

伊琳娜在厨房做饭。

电视在房间的某个角落播放节目。一个女歌手正在演唱歌剧。

音乐是巴洛克风格的,如梦如幻。

突然,伊琳娜停住不动了,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伊琳娜:瓦迪克!

费多尔房间传来窗户碰响的声音。

伊琳娜应声而去。

伊琳娜走进费多尔的房间,一眼看见瓦迪克脱光了衣服一动不动地站在敞开的窗户旁。雪花从窗外飘进来,瓦迪克的呼吸凝成白气。

风拂动翻开的书页。

伊琳娜奔向瓦迪克,瓦迪克从房间跃出,手里抓着套头衫和裤子。母子俩的全部动作都在彻底的静默中完成。

伊琳娜抓起书。是圣徒传。伊琳娜啪地合上书,嫌恶地丢到书架上。

声音:

“棕发的傻瓜。哈哈!”

“看书一点儿也看不懂。”

窗户左边的窗帘微微动了起来,好像后面藏了什么人的似的。

这种感觉十分强烈,伊琳娜忍不住掀起窗帘。什么也没有。

伊琳娜砰的一声关上窗户。

伊琳娜:够了,我受够这些疯话了。

工地上燃起篝火。费多尔蹲在地上拨动炭火。米哈雷奇忽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背后。模拟盗贼袭击,用一个轻巧的动作敏捷地将费多尔摔倒在地。费多尔回击,但是没成功。米哈雷奇放开他。

米哈雷奇:你当守卫太差劲,需要多锻炼身体。

费多尔:你干什么?

米哈雷奇:别担心,我不会开除你,你现在可是有对象的人了。娘儿们需要你。你肯定不喝吧?……这就是原因。

米哈雷奇掏出一瓶伏特加。

篝火里烤着土豆。米哈雷奇和费多尔都略有醉意。

米哈雷奇:今天是伊拉里昂去世四十天。他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把我从牢里救出来。为了他我什么都能忍受。还记得伊拉里昂被害那天的大雾吗?

费多尔:大雾?对,我记得……

米哈雷奇:娜塔什卡一大早跑过来,两条腿都摔破了。地很滑,滑不唧溜的烂泥……喏,拿着。(递给费多尔一双袜子)他给你织的。当时他就是要去给你送袜子……他喜欢你,疯修士。

费多尔 我一直在回忆他的面孔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总觉得自己哪里有过错……

米哈雷奇(俯身凑近费多尔)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费多尔 什么?

费多尔很想摆脱开他,但是不行 米哈雷奇把他压在地上 狂热地耳语。

米哈雷奇 我在想 都是因为大雾坏了事……他们不是想杀伊拉里昂。

费多尔 那是谁?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他们要杀谁?你知道……说吧,萨沙,说完你会感到如释重负。

米哈雷奇突然住口不言。笑了。但是笑得有些假,有些勉强,揉了揉费多尔的头发。

米哈雷奇 哎呀,我的教友!怎么,你以为我是来向你忏悔的?你知道什么是最可怕的野兽吗?最可怕的野兽是熊。

米哈雷奇笑着揽住他,开玩笑似的收紧胳膊夹住他,揉揉他的头发。费多尔想挣脱他的拥抱,但是挣不开。

米哈雷奇 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在跟你玩还是要掐死你。

费多尔和米哈雷奇之间的扭打不再像开玩笑。米哈雷奇用力勒,费多尔扭动身体。米哈雷奇把伊拉里昂的羊毛袜戳到他面前。

米哈雷奇:狗杂种!他是因为你而死!为什么你会这样,废物疯修士?

费多尔 放开我,勒死我了!……

米哈雷奇:十字架!别碰我的十字架……

费多尔拼命撕拉米哈雷奇的领口,一个小十字架从他脖子上脱落下来。米

哈雷奇松开手。费多尔滑到地上。

米哈雷奇开始在雪地里找他的十字架。

找到后,穿进绳圈。

费多尔因为窒息而呕吐,翻转身子。

米哈雷奇:忏悔,忏悔,你真是……你准备自己接受我的忏悔吗?你不过是根据书上写的学习信仰,而我是在牢里差点儿被人杀死的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你还是扮个简单点儿的角色吧……怎么觉得有点儿恶心,我想喝茶……

米哈雷奇把十字架戴到脖子上,站起来,离开。

费多尔喘着气,目送他离开。

费多尔用钥匙打开门,手里捧着一包用报纸包起来的東西。伊琳娜手拿抹布在打扫卫生,显得比平日打扫卫生时急躁许多。

费多尔 邻居家的狗又冲我叫。它是不是不喜欢我?

伊琳娜扔下抹布,将费多尔的包递给他。

伊琳娜:你走吧,我决定了。费多尔,你走,走,走。我把房间租给别人了。

费多尔背起包,一些石头子儿散落在地板上。他开始捡石头子儿。

伊琳娜坐在门口,六神无主的样子。

伊琳娜:那些荒谬的神秘主义让我受尽折磨。你并不了解所有的事。我只想和瓦迪克在一起,他是我的。快点儿走。我感到害怕。再也受不了这些……

费多尔离开。

伊琳娜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近那包报纸包着的東西。打开。里面是一株种在小盆里的花。

伊琳娜开始匆匆收拾地上遗留的石

头子儿。

铁路咖啡屋一到晚上自然变成了餐厅。

每逢休息日,这里人潮汹涌,米哈雷奇的所有工人都在这里把从家人那里瞒下的私房钱挥霍掉。

费多尔这一次也加入了同事们的队伍。

由于不善饮,他很快就醉了,他的爱情烦恼开始情不自禁表露无遗。

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看着尼卡:平时她是伊琳娜的声乐学生,今天穿了一件参加鸡尾酒会的古怪裙子,裙摆上有一朵巨大的玫瑰花,她是当地咖啡馆的女歌手,渐近老境,实际上有点儿疯疯癫癫,很可怜。

尼卡戴着耳机在听狄多⁷的歌剧唱段,神色高傲而深沉,与小地方的环境格格不入。

尼卡将耳机递给费多尔,目光意味深长,好像在说:喏,感受一下我高层次的爱情……

费多尔接过来,听着舒缓的音乐,他想哭的感觉更强烈了。

将耳机还回去。

费多尔的同事们几杯酒下肚变得和善起来,开始掏出肺腑之言。

瓦西卡:知道吗,费多尔,牢里全是豺狼野兽,没几个好人。我又不喜欢打架,只有米哈雷奇帮……帮我出头。只是,说真的,他差点儿把我的眼睛挖出来,但是我敬重他,是有原因的。说实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让自己的儿子受死……而且这个上帝对我有什么用……他又不爱我。见他的鬼去。听我说,三十卢布还不够。

瓦西卡从费多尔手里拿了钱,还想多要点儿。

他去讨好两个惹火的女招待,她们长得颇为相像,就像玛丽莲·梦露在这个车站小酒馆里长大的亲姐妹。

瓦西卡:啊,亲爱的姑娘们。我……我们成家吧,啊?

姑娘们无精打采地挥挥手撵开瓦西卡,她们不时心醉神迷地看看一个经常光顾的歌手,端给他酒和黄瓜。

手机铃响了。费多尔从口袋掏出手机,急忙按下按钮。

费多尔一听,话筒里只有杂音。

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伙子留神看着费多尔,费多尔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但却不是——注视他的的确是两个人。

费多尔走进洗手间,双胞胎不即不离地跟在他身后。

歌手唱起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

斯塔西克——一个样子令人讨厌的圆脸庞服务员——拉着尼卡的胳膊。

斯塔西克:尼卡,我昨天买了一本有关性爱烹饪学的书。要不要一起看?

尼卡高傲地、不屑地撇撇嘴,像极一个女艺术家应有的做派。走向卫生间。双胞胎中的一个从里面走出来,他轻轻拧了一把尼卡光滑细瘦的胳膊。

双胞胎中的一个:尼诺克,你换新口红了?

洗手间的门猛地被推开,双胞胎中的另一个走出来,傻里傻气、和善的面孔。

小伙子不知在笑什么。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铃声和费多尔的手机一模一样。他掏出手机,放到耳边,听了一下,挂断电话。然后对他兄弟耳语了几句,两人

走出咖啡屋。

尼卡在洗手间外踱来踱去,等了好久:不知是在守候费多尔,还是自己有需要。

尼卡:还要多久啊?

不耐烦地拉开门。费多尔从洗手间里扑倒在她身上。他的头被打破了,但却咧着嘴在笑:是脑筋不正常,还是因为喝醉了……尼卡吓了一跳,压低声音叫了起来。

米哈雷奇的小屋亮着柔和的黄色灯光。

他在用一块木头雕刻圣像。小刀一不小心割破了手。血滴在木头上,恰巧落在未完成的圣像的眼睛上。

米哈雷奇擦掉手指上的血,凝神注视那块血污。

米哈雷奇的狗眯着眼坐在食盆旁。

米哈雷奇久久地、一眨不眨地盯着圣像。一边脸颊剧烈抽搐。

米哈雷奇抛开圣像。

从米哈雷奇房间亮着灯的窗口传出嚎叫声。

是米哈雷奇和他的狗在嚎叫。

街道上伸手不见五指。下着雨。

雨滴从窗玻璃上滑落下去。

瓦迪克脸冲墙躺在自己的床上。

伊琳娜悄无声息地走进来。走到床边,掖掖被子,裹紧瓦迪克:习以为常的动作,今天却是她认错和求和的表示。

瓦迪克没有动弹,对她的出现毫无反应。

伊琳娜望向窗外。看着雨点飘落,寒冬的雨。

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伊琳娜听见敲门声,浑身一震。跑去开门。

乱七八糟的一堆人拥进门来:瓦西

卡和阿纳斯塔西拖着费多尔。费多尔的头鲜血淋漓。尼卡在指挥他们。

尼卡:靠那么近干什么?我又不是列车员,是一个女人。下流!伊琳娜:我当然也可以带他去我家。但是你也知道斯塔西卡。

瓦西卡和阿纳斯塔西醉醺醺地嘿嘿笑着,点头哈腰地倒退着走向出口。

过了几天。费多尔头上的伤口已经结痂,包扎起来不再那么疼痛。

伊琳娜在厨房给费多尔换绷带。费多尔坐着,一动也不敢动。

收音机里一个有磁性的声音正在读广播剧。

伊琳娜的动作本来带有温情脉脉的意味,但是两人立刻意识到这是令他十分疼痛的动作,于是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伊琳娜急急忙忙包扎好伤口。

门口传来敲门声。

伊琳娜和费多尔迎接客人们。

一群毛茸茸的人拥进来。大家都穿着翻毛皮袄,脸上沾满炭灰和口红印,只有米哈雷奇身着盛装,条纹领带、昂贵的毛皮帽子……

大伙儿将小小的过道挤得满满当当。瓦西卡从工人丛中挤出来,递给伊琳娜一个袋子。

瓦西卡:祝你们幸福、健康。

米哈雷奇:费多尔,你还赖掉了乔迁酒。

瓦西卡:对,对,赖掉了。

米哈雷奇:瓦西卡,拿出来!

瓦西卡:啊……拿着,给你们的。

伊琳娜:是什么?是什么?

米哈雷奇:放它出来。

瓦西卡解开口袋,一只棕红色的猫跳了出来,身上系着一个蓝色蝴蝶结。猫

呆呆地四下张望,钻到鞋柜底下。

伊琳娜 好可爱啊。来,过来……费多尔,瞧瞧多漂亮!

寻常的饮酒聚会。闷浊的空气中是男人们嗡嗡的声音。

播放的音乐是探戈的旋律,但是一个女声在用日语唱歌。

跳舞的组合有些怪异:阿纳斯塔西和知识分子搭档,一个楚科奇人和猫在跳,伊琳娜身着漂亮的东方风格的连衣裙和米哈雷奇起舞。

米哈雷奇开起玩笑,将一张显然刚刚画好的伊琳娜的肖像贴在醉醺醺的阿纳斯塔西的领子上。

米哈雷奇 您可能不相信,伊琳娜,我曾经在学校教过绘画。

伊琳娜 真的,看样子像。

米哈雷奇 我凭记忆画出了您的像。我对人脸的记性特别好。我能凭记忆画出自己的孩子们。

伊琳娜 孩子们?凭记忆?

费多尔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米哈雷奇镇静自若、充满自信地调情。

米哈雷奇 您的裙子很漂亮,头发柔软如丝。伊拉,您是个好人,不是吗?

伊琳娜:我爸爸以前在东方当工程师。很少回来。回来就会带礼物。这是妈妈的裙子。我那时还小。

瓦西卡突然嚎叫一声,他的手被猫抓破了。瓦西卡疼得直跳脚,把猫扔到费多尔腿上。

米哈雷奇 把它关到浴室去。它凶起来会乱拉屎。

费多尔站起来,带着猫走开。

阿纳斯塔西温柔地搂着知识分子的腰,已经醉意浓浓,看上去慈眉善目。

费多尔从浴室出来,看见米哈雷奇和伊琳娜站在堆满衣服的衣帽架下。费多尔贴着墙,一动不动。

他们在悄声谈话。米哈雷奇俯身,距伊琳娜非常非常近。两只手比划着什么私密的烹调术……

米哈雷奇 这样,像指尖那么大的一点点。在烹饪中最重要的是直觉。有感觉吗?有感觉吗?

伊琳娜 哎哟,还说什么烹饪,我们就剩一个土豆了。我去一趟商店。

米哈雷奇 让我陪您去……别担心,我向来不聒噪。

伊琳娜 那多不好意思。

米哈雷奇 伊拉,您这样我很难过。请不要让我难过。

伊琳娜回房间,米哈雷奇抚抚头发,跟在她身后。

费多尔站在浴室的门边,目送他们进去。

瓦西卡来到费多尔身旁,看着他的眼神有些惶惶然。

瓦西卡:费多尔,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说说:死人眼睛里会留下影像,是真的吗?

瓦西卡将一张照片戳到费多尔脸前,照片上是一个貌似伊拉里昂的老头。

但是费多尔顾不上这些。伊琳娜已经穿好衣服从他们身旁走过,后面跟着米哈雷奇。大门砰地关上了。

费多尔 什么?……什么影像?

瓦西卡 嗯,就是……他们最后看见的人。费多尔!喂,费多尔!费多尔!

费多尔从衣帽架上摘下大衣,飞快地向门口走去,只剩下莫名其妙的瓦西卡捏着那张奇怪的照片。

费多尔奔跑在大街上,心慌意乱。行人纷纷避让。

他在找伊琳娜和米哈雷奇。到处都看不到他们。沿街的路灯融成一线。行人的身影变得模糊不清,他看不见他们的脸,只看见一个个白影。这时他发现一双黑色高筒靴、和伊琳娜穿的一模一样的大衣。他追着女人跑去,追到后巷。穿黑色靴子的女人贴着墙,把手袋伸到面前。

女人:您都拿去,里面有钱、证件、年终决算……

费多尔仔细看看脸庞,才发现这不是伊琳娜。

费多尔:对不起。

费多尔鬼鬼祟祟地在米哈雷奇的小屋窗户外转悠。停下脚步,攀住窗沿朝窗户里面看。里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费多尔背靠墙。外面下着恼人的毛毛细雨,一阵阵狗吠此起彼伏。费多尔留心细听。他听见模糊的低语,听见地板的轧轧响,听见钢丝床的钢丝网绷紧的声音。费多尔再度爬到窗户上。漆黑。他砸碎玻璃,爬了进去。里面没有人。静悄悄的。

费多尔摸索开关。吊在房间中央的电线上的裸灯倏忽亮了。费多尔陡然一震——正对着他,一件带帽的黑色猎风衣用衣架挂在墙上的钉子上,领口下一颗扣子闪闪发亮。

费多尔好像在聆听什么,慢慢地打量一圈空空的、狭窄的房间。里面的全部陈设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带矮

靠背的椅子。费多尔的注意力被桌子上一卷破旧的《圣经》吸引。书页中夹着一串他熟悉的念珠。

伊拉里昂的布念珠。念珠旁边放着一把刀刃乌黑的刀。

一些熟悉的声音争先恐后地在他头脑里震荡回响:

“耶稣也救不了自己。”

“谁把他的头砸破的?……眼睛呢?”

费多尔将念珠紧紧攥在手心。

伊琳娜送客人们出门。她的神色疲惫而漠然。工人们费力地穿上鞋子,在门口一阵忙乱。米哈雷奇站在伊琳娜身旁,整个姿态都在向手下表明他不打算离开。

知识分子:不等什么人了,我们走了,走了。

米哈雷奇:一个萝卜一个坑,明天都要向我报到。

楚科奇人:我们才不是萝卜,我们是人参。

大家都走了。伊琳娜并不急于关门。米哈雷奇俯身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想吻她。伊琳娜料到他会有此举动,突然猛地推开他。

一时间两个人都在体会所发生的事情的意味。

伊琳娜耸耸肩。

米哈雷奇若无其事地压低帽檐,离开。

费多尔被喧闹声吵醒。工人们在更衣休息室里往来穿梭,不时碰到躺在简易木床上的费多尔。米哈雷奇光着身子套上一件暖和的海魂衫,外面再穿上厚毛衣和工作服。

米哈雷奇:怎么了?头疼?

米哈雷奇竭力像平常一样说话,但是

看得出来,他在想心事,有些心绪不佳。周围人简直都不在他眼里,包括费多尔。

米哈雷奇:谁拿了我的刀子,我昨天放在这儿……瓦西卡,是你吗?

瓦西卡:我没拿,骗你是小狗。

哈基姆:谢尼亚拿去割包皮了。我亲眼看见的。

知识分子:我没受过割礼。要不要给你看?

米哈雷奇走出车厢式活动房。

费多尔套上棉袄,追了出去。

米哈雷奇走在前面几步。费多尔突然在口袋里摸到了刀,停下脚步,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一个矮壮的工人忽然出现在米哈雷奇面前,向他讨烟。点着烟,这个汉子滑稽地挤眉弄眼,开始兴致勃勃地说起什么来。米哈雷奇一边听他讲,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费多尔,刹那间他的目光变得专注起来。

风一阵阵地刮。天气坏透了。

一股奇怪的、从内心深处蹿出来的寒意让费多尔牙齿咯咯打战,但是他装作随随便便站在那儿的样子。

米哈雷奇和那个男人各自走开,男人走向活动房,米哈雷奇则朝小屋的方向走。

费多尔跟在他身后。

米哈雷奇出乎意料地一拐弯,钻进了旁边木头搭建的厕所。

费多尔再次等待,这一回他没有做出任何伪装,站在那儿,看着厕所的门。

……瓦迪克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朦胧的晨曦。风拍打在窗户上,通风小窗咣当一声被吹开。玻璃噼里啪啦撞碎了。

瓦迪克听见声音。

这个声音没有来源,却又无处不在。

它在威严地召唤他:

“瓦迪克!……瓦迪克!”

突然,就像有一股力量猛地将他从床上抛起来。

瓦迪克发现自己站在窗户旁。漂亮的窗帘被扯下来扔在地板上。

窗外,黑压压的一片繁茂的灌木丛,灌木丛后是歪斜的木板围墙,围墙外是一片木屋的房顶,扎煞羽毛的鸟忧郁地站在电线上。

瓦迪克:主耶稣基督,怜悯我罪人。

瓦迪克穿上毛衣、外套,爬出窗户,跑远,目标极其明确地向什么地方匆匆赶去。

又一阵狂风吹来。敞开的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

玻璃碎裂的声音。

伊琳娜跑进房间。

米哈雷奇扣上裤子纽扣,从活动房的转角后走出来。

蹲到篝火旁,阿纳斯塔西的身边。

米哈雷奇:去叫瓦西卡来。

阿纳斯塔西立刻站起来,跑去找瓦西卡。

费多尔从口袋往外掏刀子。刀不知钩住了什么东西。时间过得分外地慢。

刀终于掏出来了。

米哈雷奇从火堆里取出一块炭火,点烟。

费多尔向他冲过去,步伐怪异、迅速,像野兽般含胸弓背。从右侧举刀刺下。刀插进去十分费力,他不得不将整个身体压上去。好一会儿,他眼里只有那把刀和那个难以对付的躯体。

米哈雷奇转过身,同时摔倒在地。猛咳起来。手里仍然夹着那根冒烟的香烟,

向费多尔伸出手。费多尔急忙闪开……回过神来。

米哈雷奇仍然像开始一样蹲在距他几步远的篝火旁。回过头,诧异地看着费多尔。费多尔慌忙从口袋里往外掏刀子。刀钩住了什么东西。和缠绕在它上面的念珠一起跌落在泥地上。

米哈雷奇看看念珠,再看看费多尔。缓缓站起来。

米哈雷奇:来吧,来吧,疯修士。伊拉里昂不会为我祷告祈求。

费多尔捡起刀,走向米哈雷奇。

瓦迪克出其不意地从一旁蹿出来,抓住费多尔拿刀的手。

费多尔下意识地将孩子甩到一边。

瓦迪克仰身摔倒在火堆上,大叫起来。

瓦西卡从活动房跳出来,一把抱住费多尔,吊在他身上。

瓦西卡尖声喊叫。

瓦西卡:费多尔!不是他杀的伊拉里昂!是老头自己摔下去的!米哈雷奇派我们去,只是想把你吓走!老头站在路上。当时什么也看不清。他自己,自己摔下去的!

费多尔:那眼睛呢,眼睛也是他自己挖掉的?!

瓦西卡:可眼睛里会留下影像!……

瓦迪克身上的外套冒出浓烟。他挥舞着手转圈,烟冒得更浓了。

费多尔向孩子扑过去,可是瓦西卡不撒手,他只能吃力地向前移动。

瓦迪克:快泼水,费多尔,泼水!……费多尔,请你泼水!

费多尔终于甩掉了瓦西卡,拎起一只施工用的桶,从立在活动房旁边的消防水桶里舀了水,浇在孩子身上。外套不



再冒烟。

瓦迪克:快泼,费多尔!快泼!

火已经灭了,但是费多尔还在一桶接一桶地浇水。

米哈雷奇好像回过神来,冲到费多尔面前,抓住他的双手,把他推开。费多尔跌倒在地,装了水的桶翻倒在雪地上。

费多尔(好像耳聋了一样):什么?什么?

瓦迪克不知怎么突然之间没了声息。闭着眼躺倒在地。

米哈雷奇摇晃他的肩膀,但是瓦迪克一声不吭。

工人们听到吵闹声跑过来。围着他们。

米哈雷奇:快叫救护车!电话呢?

阿纳斯塔西:浑身苍白!可能是休克了!

瓦西卡:有气吗?没有?要不给他喝点伏特加?

米哈雷奇:你让开!

米哈雷奇托起孩子,抱进活动房,瓦迪克的双手无力地摆动着,就像一个橡胶娃娃。

费多尔的注意力被掉在水洼里的刀子吸引。费多尔认出了这把刀,开始背贴地向后退。

费多尔打量自身,发现身上的衣服沾满泥水,他自己也湿漉漉的,冷得直打颤。

米哈雷奇跑出活动房,对工人们吼叫。

米哈雷奇:怎么样了?混蛋,他已经浑身发紫了!打电话,再打一次!

伊琳娜不知从哪里出现了,站在工地中央,眯着近视眼四下张望。她的头发散乱,她试图用头上滑落的头巾把头发扎起来。

米哈雷奇发现了伊琳娜,中断话头,向她走去。伊琳娜浑身紧绷,开始一步一步后退。

米哈雷奇边走边说,仿佛在念咒语。

米哈雷奇:伊拉!伊拉!救护车马上就來。我们也可以自己送他去,但是汽车在供应站!十分钟!最多十分钟。

伊琳娜:瓦迪克……他在哪儿,他怎么了?

米哈雷奇:他在里面,在活动房里。

伊琳娜冲向活动房。米哈雷奇想拦住她,但是她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力气,将他一推,挣脱开。

伊琳娜:瓦迪克!……瓦迪克!

救护车停在工地活动房旁。孩子被抬上车。米哈雷奇陪在伊琳娜身边。她握着他的手,好像要借助他的帮助在不确定的现实中支撑下去。在上车之前,伊琳娜向费多尔投去了惊惶的一瞥。他坐在活动房的台阶上,有节奏地晃来晃去,好像木偶人一样,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

砰的一声巨响,车门关上了。

费多尔醒悟过来,猛地跳起身,追着救护车跑。但是汽车越驶越远。

费多尔一直跑,虽然救护车已经从视野中消失。

医院走廊上,费多尔在一扇敞开的病房门外张皇失措地走来走去。

男护士:您怎么弄得这么脏?只有近亲才可以探访。对不起。

费多尔将一袋石头子儿塞到男护士手上。

费多尔:请转交给孩子,是他要的。

男护士接过石头子儿,走进病房。

透过敞开的门,费多尔看见伊琳娜和米哈雷奇。他们正在和医生谈话。伊琳娜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

费多尔急忙闪开,靠在墙上,向楼梯处后退。

两个护士从病房走出来,指缝夹着准备出去抽的烟。

其中一个很年轻,另一个年纪稍长,面容刚毅,脑后盘着发髻。她们显然着急去抽烟。

年长的护士:普通肺炎。双侧肺叶发炎。就这样,没有任何肿瘤。真是瞎胡闹!

费多尔慢腾腾地跟在她们后面,想听完对话。

两个护士在通往门廊的出口附近的角落抽烟,这里风较小。

费多尔走到外面,挨着门口找了个地方蹲下。

护士的声音只是勉强可闻,但仍能辨别每一个词。

年轻的护士:不,这孩子曾经有肿瘤!片子显示的。他是登记在册的病人,做过手术……现在居然没了!

年长的护士：据说有一个白痴在严寒中往他身上浇冷水。重度休克。他简直什么都不记得了。

年轻的护士：再给我一支烟。用什么水？

年长的护士：什么水、什么水……活命的水！我真的很高兴。我特别高兴，他基本上健康无碍。大家简直太走运了……可是我不知道，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填病历。疯狂的生活，乱七八糟。

年长的护士向外面看，准备扔掉烟头，发现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的费多尔。不知是什么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碰了碰费多尔的肩膀，递给他一支烟。

年长的护士：抽支烟，能定定神。

护士们离开了。费多尔仍一动不动地坐着。

指缝间点燃的香烟的烟灰落在他的裤子上，裤子开始冒烟。

费多尔啊呀一声。站起来，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

突然，他发现路上的水洼是五颜六色的。费多尔停下脚步细看。不知什么东西咚一声掉进他眼前的水洼里，亮橙色的水溅到他身上。

费多尔抬起目光，看见瓦迪克出现在病房窗口处。

费多尔向他挥挥手。

叙述者：我不知道费多尔现在身在何处。邻居说，在遥远的湖边又出现了一个隐修士，女人们都跑去找他求神显灵，她也想去。而米哈雷奇则坚持说，有人在市场上见过费多尔。他在那儿卖毡靴。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保留了他的一袋石头

子儿和他那本破烂的日记作为对他的纪念。还有我……我还是我。事实上，我再也没有听见那些声音。

动画

费多尔摔倒了，在红黑相间的背景上跌入不知何处。

怪物从四面八方向他爬过来。

这里还有一个穿风衣的黑色人影，一个骑着扫帚的美人鱼，龇牙咧嘴的狗。

费多尔抓住从身旁经过的一辆白色自行车。

费多尔在亮橙色的背景上骑着自行车。

渐渐驶近。

他心口的太阳越来越大，直到布满整个银幕。

（完）

注释：

1 阿瓦昆·彼得罗夫（1620 或 1621—1682），尤里耶韦茨的大主教，领导反对时任宗主教尼孔对东正教的改革，被处以火刑。他的自传和致沙皇的信等被视为 17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杰作。——译者

2 萨罗夫的圣塞拉芬（1754—1833）是俄罗斯东正教最受尊敬的教士之一。他少年皈依，开始在坦波夫省（今下诺夫哥罗德州）的萨罗夫修行、布道，1903 年被尊为圣徒。——译者

3 《圣经·诗篇》的第 51 篇，作为一首悔罪诗歌，它是东正教使用最频繁的诗歌之一（东正教将其列为第 50 篇）。——译者

4 震颤性谵妄为长期滥用酒精后突然停饮或减饮产生的一种急性脑病症状群，特征是急性幻觉性谵妄。——译者

5 彼得·莫吉拉（1590—1646），1632 年当选基辅大主教，他设立的基辅学院是第一所现代的东西正教神学院，1646 年修《圣礼书》。——译者

6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因为把自己的心取出来藏在—根针里所以永远不可能被杀死的恶魔。——译者